

军旅女作家

长 篇 小 说 丛 书

王曼玲

著

正午告别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正午告别

王曼玲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午告别/王曼玲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1
(军旅女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5033-1203-3

I. 正…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772 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125 插页:1

字数:259 千字 印数:1-6000

定价:19.00 元(膜)



王曼玲

王曼玲，生于云南保山。祖籍山东广饶。1979年入伍。1995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已发表中、短篇小说30多篇。中篇小说《太阳升起》、《如花似玉》获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43)
第四章	(67)
第五章	(76)
第六章	(96)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37)
第九章	(154)
第十章	(175)
第十一章	(187)
第十二章	(205)
第十三章	(229)
第十四章	(251)
第十五章	(260)
第十六章	(272)
第十七章	(284)
第十八章	(302)
第十九章	(321)

第二十章·····	(334)
第二十一章·····	(349)
第二十二章·····	(362)
第二十三章·····	(378)
后 记·····	(380)

第一章

1

这一年，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兵，像仙女下凡一样地来到陆军一五八医院，成了一件让许多人关注的大事。

姑娘们到达陆军一五八医院的这一天，已经是晚上了。尽管坐了一天的汽车，冒着猎猎风尘，已经把花朵一样的女孩折腾得蔫不唧唧了，但是，当陆军一五八医院的几盏昏黄的路灯灯光出现在姑娘们的眼帘里时，她们还是兴奋地直起了身子，把头探出了解放牌卡车车厢。

灯光的四周一片漆黑，姑娘们不知道陆军一五八医院的许多人就在那一片漆黑里注视着她们。第二天早上，科室的交班会上，关于这五个女兵的话题成了主流。在这个总是需要新鲜的事物刺激的地方，人们的语气多少有些亢奋。在此之前的几天里，已经有了关于军医学校将有五个女学员到来的消息。最令一五八人感兴趣的是，这五个女兵居然是自愿要求到陆军一五八医院来的。

本来学员到一个新单位是一件普通的事，这五个女兵都

是军医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如果这事要是放在 20 年前,那么人们的惊奇就没有这么大。在 20 年后的今天竟然有这么几个在学校就挂了号的好学员,分别被总医院和学校选中的种子,在毕业这个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向学校领导递上了志愿书,要求到陆军一五八医院。

在军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陆军一五八医院。应该说,陆军一五八医院是近几届学员分配的一个难点,难就难在一五八医院的地理位置,它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大山褶皱里,像被人随手抛到大山里的一块石头,在地图上看不到它的位置。这是一所为战争而准备的医院,可是战火已经熄灭 30 多年了,人们没有再遭遇战争,倒是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到了一五八这样的地方,那么就意味着献了青春献子孙,他们说,我们可以献青春,但是,我们不能再献子孙。于是,他们就不去献子孙,连青春也不献了。

忽然间来了五个献青春、可能还会献子孙的女兵,倒让一五八的人仔细想想一五八也许真有一些没有被发现的好处,当然,这是那些一心一意想离开一五八的年轻人的心态。一五八的创业者,那些献了青春献子孙的老专家学者,又是另一种心态,他们为几个年轻人的志气叫好,在他们的眼里,一五八是一个干事业的地方,这里有军区一流的医疗设备,有军区一流的专家学者,当年留美留苏的就有好几个人,在这样的学术氛围里,还愁干不出一番事业?

在医院的人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想象里,五个女兵的身份多了一些神秘的色彩,首先她们被说成都是来自有背景的家庭:有人用肯定的口吻说,军区戴副司令的千金就在其中,另

外有人说出了部长、主任的名字，反正来自军队干部家庭。最后，有人总结性发言：“那还用说，她们都是五队的。”

在军医学校，学员五队的名气是很大的，首先五队的学员是清一色的女兵，不像其他队是男女混编的；再就是五队的学员大都是一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军队干部子女，是因为找出路当了后门兵，有一些“八旗”味道。而其他两个队的学员，大都是地方初中毕业生，直接入学入伍的。从年龄上来说，五队的学员大都比其他两个队的年龄大，而从学历上来说，五队的学员也比其他两个队的学历高。所以，五队的学员在学校有独领风骚的地位，不管学校组织的什么活动，比如演出、出黑板报、演讲这些事时，五队总是最好的。对于五队的学员来说，上一个军医学校护士班多少有一些委屈，有点落毛的凤凰的感觉，而其他两个队的学员都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穿上了军装的。

五个还没有到来的女兵已经被好奇的人渲染得太多，很多人都说，这五个女兵都长得貌美。有人马上应道：“就是，她们一个都没有哭。”

这几年，一五八的人看惯了哭哭涕涕到来的人，好像分到一五八人生就已经失去了一半的幸福。这五个女兵不仅没有哭，而且那些大大圆圆的眼睛里，还透出亮晶晶的光芒来。

“都剪着齐耳的短发。”

“脸都很白，像玉一样。”

“笑起来才好看呢。齐白白的小米牙，好像还没有换的奶牙。”

五个还未谋面的女兵，在善良的一五八人的期待中，像从

浓雾中走来，走向她们的希望和未来。

2

姑娘们在黑夜进入一五八，这多少让她们有些失望。其实，事先夏冰就告诉了大家，到一五八的时候一定是天都黑定了。但是，姑娘们更愿意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时刻进入她们开始成人生活的第一站。

她们是齐斩斩地乘坐一辆医院到省城去拉被服的军用大卡车来的，可是在学校准备毕业分配的时候，她们还不知道她们会做出共同的选择。所以当分配名单一宣布，五个姑娘的目光就不约而同地对到了一起。只是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犯着嘀咕：她们为什么也选择了一五八？

当然，心里是这样想的，开完了大会，进了宿舍楼的通道，夏冰就对任歌说：“想好了？不后悔？”

任歌知道夏冰是说到一五八的事，就看着夏冰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后悔的，你不是说一五八就是一个当代桃花源嘛，我就喜欢那样的地方。”

夏冰听了以后，觉得自己对于任歌的分配选择有责任，就忙说：“那不一定，我都离开三年了，况且我的感觉也不一定和你一样。不过，不说是当代桃花源，也是一个有田园风光的地方，我凭直觉觉得你会喜欢的。”

任歌调皮地瞅了一眼夏冰：“那还有什么说的。”她接着双

腿并拢，连跳两级台阶，站在高处对夏冰说，“人生就是冒险。”

夏冰看看高高在上的任歌，说：“你真应该到艺术学院去，那里是你冒险的天堂。”

任歌一张本来兴奋的脸拉了下来，转过身悻悻向楼上走去。夏冰连跑几级台阶，走到任歌身边，用一只胳膊挽住了任歌的胳膊。任歌说：“其实，我根本不会后悔，如果我们这批学员有到西藏的名额，我肯定会选择西藏的。我就想远远地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两人边说边向七班的宿舍走去，迎面走来了王萍平，她手里端着一盆要洗的衣服，看样子是要到水房去。

“哎，王萍平。”夏冰一下子叫住了她，其实平常因为不在一个班，她们很少说话，就是面对面碰上了，也顶多点一下头。自从宣布了分配名单后，夏冰突然对要到一五八去的人产生一种特别的亲切的感觉。

“哎，你们好。夏冰，任歌。”

王萍平做出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极其有礼貌地对着夏冰和任歌回了一句。她的文质彬彬倒让夏冰和任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不过王萍平的声音真是好听极了，绵绵的轻轻的，像一个软软的东西贴在你的耳朵上。

夏冰突发奇想，对任歌说道：“叫一下我们一五八的同学。”

任歌笑着看了一眼夏冰，说：“进入角色倒是挺快的。”接着任歌走开准备去叫人。

“哎，别一个一个地去叫了，就在这里喊。”夏冰叫住了她。

任歌扭了扭头看了看长长的走廊，说：“我还是去叫吧。”

的确，走廊太长了，任歌这样文绉绉的人的确不适合干这样的事，夏冰用手挡下了她，拉开嗓门喊了起来：

“戴天娇——朱丽莎——”

忽然有一些脑袋从不同的房间伸出来，当然，这其中也有戴天娇和朱丽莎的，她们似乎立刻就明白了什么似的，不一会儿就跑步来到了夏冰她们站立的地方。

“哇，一五八。”朱丽莎这个绝顶聪明的家伙，她一下子就了解了这个楼道聚会的内容。

“正是。”夏冰说道，“让我们大家先见见面。”

夏冰的话一出口，大家立刻笑了，“难道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吗？我看就差没有见过个别同志的裸体了。”又是这个朱丽莎。她的话音一落，立刻响起了一片山响的大笑。笑声又引来了一个个探出宿舍的脑袋。

她们五个人立即停止了笑，互相小心地对视了一眼，又轰地笑了起来。

好像去一五八是最让她们开心的事一样，这时朱丽莎又怪声怪气地说：

“天哪，一五八可是一个不能去的地方呀。大姑娘去了会找不到对象的。小伙子去了会打光棍的。老头去了就出不来了。老太太……”说到这她用手指了指她自己的鼻子和大家，“老太太去了能变成 18 岁啊。”

她说一句大家就笑一阵，最后大家附和着朱丽莎的声音，齐声说道：“老太太去了能变 18 岁啊！”

朱丽莎伸出了自己的手，说：“来，姐妹们，我们手拉手，向前进。”

五只纤细白嫩的手重叠在了一起。走廊的上空飘扬着充满青春分子、原子的笑声，立刻像一张网一样罩住了整个楼道。

就这样在瞬间，姑娘们一下子把对方认做知己。在此之前，尽管都是同一个队的学员，但是都分别在不同的小班里，更多的时间是与自己小班的同学在一起活动，和其他班的学员仅仅是面熟。除了夏冰和任歌在一个班外，其余的人三年同学期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现在竟然有了共同的选择，她们在一阵欢笑之后，心里又发出了共同的疑问。

3

也许最让人想不通的是戴天娇的选择，在那一届学员中，没有人不知道戴天娇的，她有太多让人感兴趣的地方。

几乎每一届学员都有一个比较出众的，戴天娇就是这样一个较为出众的，是包括四、六队在内最出色的学员。一般说来，大凡优秀的人，一优秀起来好像什么都很优秀，仿佛天在造优秀的人的时候，就要让她与众不同，要让她成为别人关注的焦点，不管她愿不愿意这样。

比如说，一个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戴天娇也和别人一样，无法选择她的人生。在她无法选择的情况下，一个将军成了她的父亲，这对于她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当然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在她还不懂得不同的

时候,她已经和别人不同了。人们更愿意关注一位将军的女儿。

将军的女儿本来是没有固定模样的,不过在普通人的心里,都怀有一种将军的女儿一定如公主般美丽的期待。而戴天娇的长相恰恰满足了许多人的这种期待,在她长成一个20岁的大姑娘的时候,她的美就以光芒的形式传达给每一个见到她的人。她细腻又富有光泽的皮肤,让同龄的女孩羡慕不已;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因为浓密的长睫毛,使它总是笼罩着一种莫名的忧伤;她的鼻子永远让她充满了不同凡人的高贵感,嘴唇清亮红润,在她沉默的时候总是微微翕动,透着一种稚气。

除了这些她还有一副如时装模特的身材,尽管那时有许多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叫时装的东西,更不知道时装模特是干什么的。但是,他们说,不管什么衣服,只要一穿在戴天娇的身上就特别好看。就连最不容易穿出效果的老军装都会变得好看极了。当然那时的女兵只能穿军装,有人说,戴天娇是演戏的女兵。用正规的词语就是女文工团员。

戴天娇是女人的一个奇迹。这是夏冰的话。夏冰还说：“我喜欢美丽的优秀女人。”

关于美丽的优秀女人她能说出一大串名字,比如说,居里夫人,南丁格尔,肯尼迪夫人,林巧稚,刘胡兰,江姐……夏冰在说完这些名字以后,说：“我还是那个理论,大凡优秀的什么都很优秀。”

的确,因为戴天娇有了许多优秀,而使别人愿意关注她。

这一年20岁的戴天娇做出了她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她

没有与爸爸商量,更没有事先告诉妈妈,就毫不犹豫地毕业后去向表上填上了陆军一五八医院几个字。一五八就好像是她生命中的一个特殊的符号,在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与她有了某种联系。她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有时她甚至会忘了那是一所陆军医院,而是一个模糊的、时刻诱惑着她的大房子。

最先感到吃惊的是学校,因为戴天娇的出色表现,学校已经决定让她留校。校方感到这是一个好多年没有遇到的好学员,是一块可以雕琢的玉。学员队向她谈了意见,没想到她到陆军一五八医院的决心很大。

最后,当她把这个消息带回家的时候,爸爸用那种好像自己听错了的语气说:“什么?一五八。”

妈妈情绪激动地喊道:“不行。绝对不行!……你真是心疼妈啊。”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起来。

戴天娇懵了,尽管她对于可能发生的事做过想象,可她还是被眼前的一切吓懵了,她向爸爸投去了求救的目光。可是爸爸根本就没有看她,而是垂着头,靠在那张宽大的老式沙发上,看上去爸爸和沙发都苍老极了。她急忙走向妈妈,妈妈长泣一声,抓住她的手,用哭腔说道:“你可不能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啊!”说完又大声啜泣着。

戴天娇“哇”的一声哭了。

夏阿姨颤颤巍巍地扑过来,“哎哟,我的女子哦,我的乖宝,我的心肝,莫哭、莫哭。”拉扯着戴天娇走出书房。

4

尽管在同学中五个女兵的选择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关于分配去向的说法，但是，校方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件事。说起来陆军一五八医院并不是一个远如西藏这样一个给人生存带来困难的地方。正如戴天娇所说的，它是军区的中心医院，其医疗设备在全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在许多领导人的印象里，那里还是一个出干部、出尖子的地方。

只是这样的平静超出了王萍平的想象，在她的脑子里曾经有过一个想象，可是完全没有在现实中出现。由于期待的落空，在面对毕业前夕喧嚣的场面时，王萍平常常一个人站在宿舍后面的阳台上，长时间地眺望着一个地方。已经22岁的她，无法融进眼前的喧嚣，在她看来一条她曾经看得很清的路正在变得模糊，她甚至觉得过去的清楚是不是错了。她很想问一个人，问一个比她大的，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的人，她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江海江，几乎是在江海江形象在她脑子里显现的时刻，她浑身一个激灵，就好像突然迈入一条冰凉的河水里一样，她猛地用双手把自己环了起来。

这时，在那些喧嚣的女兵中，朱丽莎的笑脸显得异常出众的灿烂，因为兴奋使得她平时白如牛奶的脸染上了粉红色。19岁的她，无疑像一枝才冒尖尖的嫩芽，如果说她比同龄的女孩更引人注目的话，那是在她的脸上竟莫名地多了一些在

成熟女人脸上才能看到的风情。有的同学跟她开玩笑，说：“朱丽莎，你是想到一五八去当山大王的压寨夫人吧？”朱丽莎听了这话就哈哈大笑，她以这种让人听了浑身发痒的笑回答了说话的人。

与朱丽莎的笑相反，任歌的沉默透着一种莫名的伤感，这种伤感像一团空气一样弥漫在任歌的身体四周。到一五八无疑是她的自愿，是她自己亲自填的毕业去向意见表，是她用黑墨水清清楚楚地写上陆军一五八医院这几个字的。可是，她在宿舍里的表情就好像她是被什么人逼着去的。都这个时候了，她依然旁若无人地支起她的画板来，把方凳放倒，坐在床沿前，一笔一画地在一张白纸上画素描。她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倒是夏冰心里不是个滋味，夏冰皱着眉头看了她几眼，几次想打断她，最后都忍住了。夏冰了解任歌，同学三年，任歌就夏冰这么一个好朋友。

夏冰自己的心情可以说是很好，只不过是她没有像朱丽莎那样好得忘形，她把好心情藏在肚子里。她已经把所有要带走的东西都收好了，并且她在头一个星期天外出时，就把一些在一五八没法买到的东西都买好了。这时她不时地无聊地用手去摸一摸已经鼓鼓的包，有时用脚对着包踢上几脚。她的床紧挨着任歌的，她坐在床沿就能清清楚楚看到任歌作画，同学三年她每天都能看到任歌这样作画，夏冰对任歌说：“你真是走错门了，到这里是来让你拿着针头在人身上画的，又不是让你在纸上画的。”每次夏冰说夏冰的，任歌照样画任歌的，就好像夏冰是自言自语。但是，有一次夏冰还是这样没心没肺地说着，任歌竟一下子扑到床沿上哭了，这可吓坏了夏冰，